

## 四月恰若少年时

□ 李柏林



当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凑在一起时，四月便来了。在我眼里，一年十二个月，唯独四月恰若少年时。

四月是属于风的。“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春风吹绿的，又何止是江南岸？所到之处，无论花草，还是丛林，都在慢慢苏醒。那春风也吹动了少年的心，挥斥方遒，想要去追梦。

四月是属于雨的。“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春风化雨，滋润万物，让山川河流都有了生机。那雨，落在枝头，枝头春意盎然；那雨，落在大地，种子开始发芽。那雨，也落在少年的心上，滋润了一颗温柔的心。

四月是属于花的。“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所有的花儿都赶着来开放，毫不逊色，一茬接着一茬，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花，不顾一切地开着，甚至无人欣赏也要开得漂亮，从太阳的头顶，开到月亮的脚下。我想，总有一朵花，装饰了少年的窗子，也装饰了少年的梦。

四月也是属于奋斗的。“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农人们在春天尤其繁忙，犁透了田，灌足了水，盼望有一个丰收的年份。他们不问结果，只管耕种，其他的交给时间。春天正是读书时，少年也应该去勤学苦练，犁好自己的田地。

记得少年时期，和一群同学走在草长莺飞的小道上嬉戏打闹，蝴蝶飞舞，野花芬芳，阳光洒在无忧无虑的脸上，美得像一幅水彩画，现在想想，依旧觉得那是春天最美的风景。

其实美的，不是四月天，而是充满朝气的少年。当四月拉开了帷幕，春风也做了开场，花香铺路，春雨滋润，一切的配角都已就位，只等那少年闪亮登场，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少年如风，快意潇洒，少年如雨，缱绻温柔，少年如花，豪放热烈。所以每当四月来临，我便觉得自己仿佛又如昔日少年，充满朝气。所以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个分叉口，只有积极努力，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四月天。

## 又见地黄

□ 韩峰

沐浴着融融春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又看到了路旁久违的一丛丛紫红色的地黄花。

地黄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从周代开始，就被历代列为贡品，唐宋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亚欧各国。

地黄的生命力很顽强，它不讲究土地的肥沃或贫瘠，不需要人们浇灌、施肥、打药，不管是荒山野岭，还是沟壑田埂，到处都能安身立命。

在我童年时，每当地黄花盛开之际，天真烂漫的小伙伴们将它摘下，从花的底部吸吮它的“蜜罐罐”。吮吸前，我们还会兴奋地对着对方，不约而同地喊着：“喝酒——”那一丝丝甜甜的味道，不亚于多年后吃大白兔奶糖和巧克力的感觉。若干年后，我在《中华本草》里看到，地黄的俗名叫“牛奶子”。回想童年吮吸地黄花的样子，就不像小牛犊吃奶吗？还看到南宋著名诗人、文学家王质的《地黄糖》：“风来闻清香，月来见清光。鸚鵡但先鸣，芋艿毋歌芳。糖他糖，总弗强……”杜鹃声声啼鸣时，地黄花正不停歇地绽放自己的芬芳，它就像个小糖罐，虽然只有一点点的甜。王质道出了我童年的心声。

除了地黄花，霜降过后，我们还采摘地黄叶，拿回家让奶奶做菜。奶奶将地黄叶用开水焯过后，撒上盐，浇上醋和蒜泥，再滴上一二点和春雨一样贵的香油，吃起来虽有一丝淡淡的苦味，但还是清爽利口的。奶奶说，这个菜还清热、败火、解毒。

后来才知道，地黄还有个别名地髓。顾名思义，就是吸取大地的精髓。吸取了大地精髓的地黄，浑身都凝聚着药的力量。据晋代葛洪编著的《抱朴子》记载：“韩子治用地黄苗喂五十岁老马，生三驹，一百三十岁乃死。”《物理小识》也有“老马食地黄为驹”的记载。马的平均寿命一般为25到35岁，最长也不过60多岁。以上记载不知是否有夸张的成分。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采地黄者》诗中写道：“麦死春不雨，禾损秋寒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糶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该诗不仅反映了关中旱灾之年庄稼受损，百姓无粮可食，采地黄卖给富人家喂马，以换取马吃剩的粟米的苦难生活，也从另一面印证了马吃地黄后膘肥体壮、皮毛光亮照地的情况。宋代大诗人苏轼被贬岭南时，在写给龙川县令翟永玉的信中，也将前人记载、诗句中提到的地黄喂马写进去了：“药之膏油者，莫如地黄，以啖老马，皆复为驹。乐天《赠采地黄者》诗云：‘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进一步肯定了地黄喂马的功效。

苏轼给翟县令的信，其实是想请翟县令代他向兴宁县令欧阳叔向讨要一些地黄：“马，火也，故将火而梦马。火就燥，燥而不已则穷，故膏油所以为无穷也。……吾晚觉血气衰耗如老马矣，欲多食生地黄而不可常致。近见人言，循州兴宁令欧阳叔向于县圃中多种此药。意欲作书干求而未敢，君与叔向故人，可为此意否？此药以二八月采者良……”苏轼先说自己昨晚梦见了马，而马对应五行中的火，所以觉得自己有点上火，血气衰弱的像老马，想多吃些生地黄补一下也常常得不到。得知欧阳县令在县衙的菜园里种了不少地黄，但与欧阳县令不熟悉，不好张口。而翟县令和欧阳县令是老友，所以就拐弯抹角拜托翟县令向欧阳县令求一些地黄，还特别说明二月或者八月采的好。

地黄确实是药食同源的佳品。在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就记载有“羊肉生地黄汤”，由羊肉、生地、桂心、当归等制成，具有润肤、解毒、补气养血的功效。如今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等治疗眼科疾病的中成药，都以地黄为君药。

此时，我仿佛听到《元曲·地黄·端正好》唱着：“药儿精，花儿美，姿色雅，秀气芳菲，生黄熟黄根髓，妙把仙方配。”我不禁也想为地黄唱上一首歌……

## 父母的青菜

城市边缘的开荒地，大片青菜长势旺盛它们簇拥着，匍匐在地这些青菜，柔软、亲近扎根在我的心脏，时不时拿出来牵扯我被尘土侵染的神经

我的父母也还有几方地遗憾的是：从我记事起年轻的他们就远行到了遥远的大西北在别人的园子里植出一幢幢楼房却今自家的土地荒草丛生对此我时常抱怨，生气直到他们的双脚已支撑不了再次远行今天，当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故乡站在这片曾经熟悉的土地里我忽然明白，我就是父母植出来的那株青菜

(刘杰)

## 今夜 有雨敲窗

今夜 有雨敲窗  
滴嗒 滴嗒  
喜欢听雨  
因为可以在这样的雨夜为思念流出浓情的泪滴

好久 好久  
没有你任何的消息  
一贵的羞涩  
添加了几分矜持  
抑或早已忘了  
曾经的约定

滴嗒 滴嗒  
今夜的雨  
是否已敲开  
您的窗门  
还是您心里  
已住满了  
新的幸福与甜蜜

(听松)

## 游弋

我决意用我卑微的一生去学一条小小的鱼——掌握沉浮的技艺。于水流里保持高度的自尊。快活时把骨子里的爱一遍又一遍淘洗然后，像花朵舒展开身体我始终在期盼，等待，幻想当春天的月影沉落水底的那一刻我就是那条在你身旁幸福游弋着的小鱼

(蓝希琳)

## 离别辞

像浅绿追赶深绿  
像青丝追赶白发  
时光，追赶着我离家的脚步

去亲人坟前坐坐  
把碑上的名字，再念一遍  
把心里的思念，再说一次

到菜园里转转  
把空地翻一翻，播下种子  
把杂草锄一锄，浇上粪水

去镇上，预存一年的电费  
去药店，备好常用药  
再去超市，囤购日常生活用品

想想，又买上枸杞和红枣  
为父亲泡两坛酒  
按摩器，买给患腰疾的母亲

至于芍药，请蝴蝶照看  
荷塘，托鸭群陪伴  
梁上的燕子，它们懂得相亲相爱

(罗裳)

## 腊梅滩的梨花

冬天的腊梅滩  
看不到一树红梅花  
或者一树黄梅花  
只有一片一片  
打湿踵毛的雪绒花

我在一缕春风鞭策下  
骑一匹铁青马  
沿途欣赏有几分羞涩的杏花  
再去邂逅姓黎的梨花  
带着蜜蜂种下的红豆回家

(潘硕珍)

## 行囊

远去的列车  
像一个空空的行囊  
飘向陌生的地方  
那年  
我正在山坡上数着羊

如今  
还是那个行囊  
我要把它裁剪成一套新装  
铺在山坡上

枝头新绿  
泉水清香  
这就是我的家乡  
我有时  
也会认不出她的模样

(杨加磊)

## 五谷茶

□ 孙成凤

乡下老家，家庭主妇们每天头件事便是烧一大铁壶开水，把几个暖水瓶灌满，再从茶罐里抓一把茶叶放到泡茶的瓷壶里，冲上开水，然后把茶碗摆放好了，便可着嗓子喊：“茶好了，喝茶喝茶！”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烧卖开水的古风。

沿街口搭一个遮阳挡雨的茶棚，不知经了多少时间，那棚顶早被煤烟熏得黝黑发亮。棚下一排灶膛，上面整天坐着一溜嗤嗤作响的铁壶。那铁壶也不知历经了多少时光，反正亦难辨真色材质。连提梁都黑得像一截木炭。水开鼎沸，店家把热气蒸腾的滚水倒入茶壶，顿然一股芳香扑鼻而入，如五月的麦香，如深秋烤熟的山芋，不禁喉头蠕动了，有了三分渴望，急着要痛快地畅饮一场了。

故乡人喝茶不讲究茶料，他们冲茶的茶叶，干脆不如说“茶料”，多是用大麦、高粱、谷子、大豆等五谷杂粮混合炒制的“糊粮茶”。经滚水冲泡后，“五谷茶”会浸出五谷和谐的温润色泽，仿佛穿越陈年风雨的古铜，泛着悠远的青光。一碗茶下肚，会感到茶水软绵得像祖母讲了千百遍的那个故事，轻轻地拂过胸腔。两碗茶过后，茶水弥漫扩散，先是打个哈欠，再是伸了懒腰，腿活血，臂生力，浑身的气魄就回来了。于是，农具叮当、机车鸣笛，父母下地，儿女上学，在你呼我唤中，整个村庄活泛啦……

“五谷茶”不仅消积化食，亦蕴藏五谷经文火烘焙后酒出的滋补营养。因此，它是家乡农家的最爱。每到庄稼收获，家家檐下都会挂几串麦穗、高粱、谷子、大豆，从夏到秋，待所有的穗头集齐了，年老的祖母或两鬓染霜的母亲，把穗头取下来，用簸箕搓去节草，掬去杂质，嘲净了全家人吃饭的大锅，待文火烤干了铁锅，有了饭被烧糊的香味时，将五谷倾囊倒入锅内，轻翻慢搅，直到这些粮食发出轻微的爆响，满院满街浮动着馥郁的粮香，这一锅“五谷茶”算是该出锅了。

古人说，茶有散郁、养生、养气、除病、利礼、表散、赏味、养身、行道、雅志十德。农家的粗茶，取自霜欺雷打、风吹雨淋的粮食。离家多年的游子归来，柿子树下，少年玩耍的青石台上，从粗糙的茶罐里抓一把“五谷茶”放入大瓷壶里，少顷，茶香逸出，把一泓泛着幽青光的茶水斟入粗瓷大碗里，仰首牛饮，一股通泰之舒瞬间灌满四肢，仿佛又回到了上树爬墙的少年时光，与长出五谷杂粮的故土更近更深了。或从田间归来，满身的疲惫与焦灼，饥肠辘辘中，端起家人早就备好的一碗温度正好的“五谷茶”，直饮下肚，倏忽间，劳乏顿解，望南山茵茵如屏，听河水潺潺如歌，方感农家日子的久远与醇厚。

祖母说：“日子如茶。”年少时不解其中滋味，及至人到中年，或在雪埋远村，猫在生了积年旧木的炉火氤氲的屋子里的光景；或秋雨淅沥，闲看乳燕戏雨的时光；或春暖花开，看数缕炊烟穿户越房，直入悠悠长天的日子，细品出自母亲之手的“五谷茶”，回顾“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岁月，听院门吱呀，方知农家日子如同五谷之茶的绵长、静远、五味杂陈。

一缕穿街而过的风走过去了，带走了赵钱孙李家的茶香，带去了百姓日子欢乐与哀愁。再品一口，喝的是茶，想的是家……



人工河蜿蜒流向远方。

两岸的小树刚吐出簇簇新绿，地面上的三叶草已经铺向岸边的麦田和油菜地了。堤岸两边大片的油菜花，金黄而灿烂。我特别珍爱好这大好春光，下班后只要天气晴好，我就选择步行回家。穿行在两边是麦田和菜地的公路上，仿佛置身于一幅巨大的油画中。走完五六公里的路程，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识那对养蜂夫妇的。

几天前，雨后初晴，春风微醺，我走着走着便看见在马路交叉的空地处，不知何时建了一间板房，旁边儿还停了一辆大卡车，上面装了很多木箱子。

我很好奇，走过去一探究竟。通过简单的交谈，得知房主是从河南来的一对夫妻，准备到这里放蜂、卖蜂蜜的。我更加吃惊了，放几箱蜜蜂，至于大动干戈，跑这么远吗？面对我的疑问，那个黑瘦的男人说：“养蜂，就得到处跑，我们是从南方一步步来这里的，哪里花多花好，我们就在哪里住下，这样才能酿出好蜜呢！”说话间，那个高高胖胖的女主人用浓郁的河南腔调说：“俺们的蜂蜜可好哩，这桶是荆条蜜，那桶是菜花蜜，里头的是槐花蜜。”她边说边揭开桶盖向我介绍，随后又拿出一个密封得严严实实的木桶说：“这里面是花粉，可难得，美容养颜，都中。”

我被女主人明快而响亮的介绍吸引住了，决定买些蜂蜜和花

粉。可后来想到提着这么沉的两大瓶东西往家走不太方便，就跟她先买些花粉，改天骑车时再买蜂蜜。女主人爽快地答应了，往瓶里装花粉的时候，特意用勺子压得紧紧的，并一再嘱咐我服用的注意事项。

女人装花粉的时候，男人出出进进地忙着自己的事儿，并不插话。看见女人给瓶子套了一个塑料袋，转身在箱子里翻寻出一个白色的帆布袋，随手递给女人，说：“妹子手提东西走路不方便，把这个套上。”说完看向我说：“莫嫌弃啊，这是俺闺女买东西送的，干净的。”

几天后，我去归还白色的帆布袋，顺便又买了一罐蜂蜜。女人还应的要求，专门给我示范取蜂蜜的过程。

一来二去的，我们也算熟识了。后来再从那里经过时，我总是忍不住往板房里多看几眼。要是看见他们坐在门前招揽生意，我就远远地朝他们挥挥手就离开了；如果看见房门紧闭，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到更远的地方放蜂去了。

夫妻俩在最简陋的板房里，用勤劳和智慧为我们带来便利和甜蜜的生活。我知道，油菜的花期不长，他们不久就会离开。不过，我坚信，只要河畔花开，我们定能再次遇见。那时，我会再次品尝他们酿造的甜蜜，感受那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而这对养蜂夫妇，也将继续他们的旅程，用勤劳和智慧，为更多的人带去甜蜜与温暖。

## 柳先生和他的书房

□ 李 晓

小巷子话别，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3天后，柳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天气尚好，今日有闲，可否一聚？”我也寂寞，立即回应：“可以，可以。”柳先生住在老城一条包浆深深的巷子里，青砖小楼有50多年的年纪了，他说住在那房子里接地气。

晚上，我在柳先生家吃了他用砂锅炖了大半天的酸萝卜老鸭汤，喝了他泡制的拐枣酒。与柳先生吃喝完后，他领着我走进他的书房。书房不大，墙壁四周书橱里，是满满当当的藏书，有数千册藏书了，文学，历史，哲学，医学，植物学，心理学，甚至母猪养殖繁殖之类的书，古今中外，门类齐全。柳先生告诉我，要多读杂书，这样写起文章来，才能文思滔滔。我连声称是，并感叹自己的积累实在是太多了，写起文章来有憋闷难产的难受。柳先生说，那可不行啊，你看比如钱仲书，研读史学、哲学、文学、心理学经典，要做真正的大家。

我站在柳先生的书房，那些已发黄的书籍，似故人沉沉的眼眸凝视。每一本书里，都有游荡的老灵魂。柳先生带着我，一一介绍起这些藏书的身世来历。哪本，是书店买的，哪本，是旧书摊上意外发现的，哪本，是用自己的藏书与人换来的。柳先生的卧榻，就在书房角落，我担心那小木床不能伸直他瘦长的身子。

我同柳先生坐在书房里，聊起各自读书的事情。柳先生指着满墙藏书提高声嗓说：“他们说这个人没啥朋友，对

啊，我就是没朋友啊，这些书就是我的朋友，有它们，我这辈子就够了！”柳先生说，我到晚年了，现在交上了你这样一个朋友，我很幸运。柳先生说这话时，我见他的眼圈红了。我动情地抓住他的手说：“谢谢你把我当朋友。”柳先生还说，能够进他书房的人，这辈子没几个。临走前，柳先生从书墙里取下一本书送给我，那是1987年出版的《夜航船》，明朝张岱的著作。我接过书，连声说“谢谢”。

我与柳先生交往的这些年，大都是相互交换读过的好书，聊聊读书心得，君子之交一杯水，文人之交一张纸。那年春上一天，柳先生突然叫我到他家去，只见他眼圈发黑，面色乌青。柳先生对我感叹说，要是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这些藏书又托付给哪个啊？我说，柳大哥，你不要这样说，考虑这个事情为时尚早。柳先生说，文人书房里的藏书，它最终的归宿在何处，我们都得好好考虑这个事情。我那天还有事在身，同柳先生匆匆话别。

一周过后的一天上午，柳先生在路上突发心梗离世。我赶到柳先生的家，去到他书房，书房里的藏书，被柳先生再次归类收拾得整整齐齐。我凝望着这满屋沉沉的藏书，心里想，柳先生的灵魂腾空而去，剩下在这人间的藏书，真正是大寂寞啊。

而今，我在一座城的书房里，又多了重量，书房里，有柳先生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交代过的，他送我的几十本藏书。